

天目 临安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编
文丛 TIANMUWENCONG

落花镇

Luo hua zhen

耳环◎著

耳环中短篇小说集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编目 临安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编
文名 TIANMUWENCONG



落花镇

Luo hua zhen

耳环◎著

耳环中短篇小说集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落花镇 / 耳环著. —北京: 大众文艺出版社, 2012.6

(天目文丛. 黄贤权主编)

ISBN 978-7-80240-951-4

I. ①落… II. ①耳… III. ①中短篇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128730 号

书 名	落花镇
著 者	耳环
责任编辑	杨淑萍
设计制作	成都力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28-86965206
出版发行	大众文艺出版社
地 址	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 100125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成都蓉军广告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	880×1230 毫米 1/32
印 张	10 印
字 数	260 千
版 次	2012 年 7 月第 1 版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	28.00 元
版权所有	翻印必究

莺飞草长 杂花生树（代序）

王旭烽

巧，正是暮春三月，潘庆平老师来学校访文友我了，提着一包打印稿。

我所在的大学，恰在临安城边，六年前自西湖来到此间，置落林下，“湖人”从此做了“山人”。时间长了，呼吸间竟也有了体悟，知那生活在其中的人们，都是沾着山气的，无论阳春白雪还是下里巴人，你来我往之间，都带着一股山间走亲的憨热劲儿。潘老师本为文事而来，手中所托，是性命一般相待的高雅文学，可在我，却更愿意当那是香喷喷的热乎乎的爽歪歪的山中风物——须知，很久以来，我便视那直接从五行中迸发而出的生命，远远地高于那半空中不上不下的飘浮的游丝了。

这些年搞教育做学问，作戏剧录纪实，散文小说是写得少了，诗，更是多年未敢吟一句。不曾想临安文联此番一辑《天目文丛》，恰恰是既有小说，又有散文，还有诗歌，还要让我来做一番序言。虽然说恭敬不如从命，那也要有能力来“从”啊。不瞒诸位，此事真难着我了。

通辑览罢，掩卷灯下短思，悠然想起了我那青春的芳菲年华。大学毕业进报社不久，第一次采访，便到了那临安昌化山中。第一个接待我的，便是本文丛的作者之一杨菊三先生。那时他长身白皙，明眸黑发，美少年兮，兀然出现在斜坡上。虽

然作着县委报道组的工作，但在我看来则是沈从文笔下的人物，欢快地跑下来接我们的场景，是颇有点儿民国的范儿的。

杨菊三后来实实在在地成了我的作者，他年轻时喜欢写散文诗，短短的，报纸副刊用来补白最好。内容大多与自然有关，一花一草，一景一悟，小清新，小感悟，小情调，我是很喜欢这种语丝般的断想的，比那些废话连篇的所谓宏大叙事，不可同日而语。一个是真善美的，一个假字当头，后面就全没了。

多少年过去了，杨菊三成了杨部长杨主席了，我感慨而又庆幸地发现，菊三先生依旧，他的散文，虽然比过去写得要长一些了，但依旧属于短文，依旧保持着他对生活的那种即生即感的美的触角，那被细小的生灵感动，被那瞬间的感悟击中的能力依旧完好保存。不容易啊，杨部长，开了那么多的会，还没有被文件格式化，官阁体化。散文精神真是了不起，一旦在一个年轻人心中扎根，就能够管他一辈子。

你看，我写了杨菊三，杨菊三又写了别人，一个叫陈利生的人，杨菊三为他的散文集《白露过后是秋分》作了序，然后这本书又进了这套丛书。我读后感觉，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，陈利生先生的文字和意境，是和菊三先生相辅相成的，如果分分流派，他们可归到一类，是可以互相切磋的。

相比而言，我们的潘老师在文体上就和他们拉开距离了。潘老师原来是潘县长，后来是潘主编，后来是潘总，但他就像他那老家昌化山涧中的大巨石一般，对文学保持着其冥顽不化的忠贞。一个人热爱文学到这种地步，我以为基本上就是一种奇迹。知道潘老师坎坷经历的人会想，他怎么还有兴致在文学上呢？他怎么还没有垮呢？诸不知，正因为曾经的数学老师潘庆平死抱着文学不放手，文学才成了他生命中的救星，潘老师才成就了今天。

从前我是写过潘老师的，那时他写小说，写纪实文学，搞浙西大峡谷，我还够得着他。如今不行了，实在够不着了，因

为潘老师写起长篇叙事诗来了。我本来还以为潘老师要为他的散文分分行，断断句，没想到他真的写诗了。那真是诗啊，真不是散文分行啊。

于是想到，人是多么不可测的万物的灵长啊，潘老师骨子里竟然是一个诗人！这本来不应该是一个新发现的。仔细想想，潘老师做了多少只有诗人才会去做的事情啊！只不过一般诗人都是做而做不成的，他却做成了，于是人们便以为他不是诗人了。可这是什么逻辑啊！

咱们得来说一说何贤寿与我的奇遇记了。其实我真记不得我有没有见过他了，但他的文章我却早就见过，而且还是别人专门从报上剪下来寄给我的。我记得应该是一次关于茶事的征文，有一篇文章，侃侃而谈山间种茶之事，最后一段，我感到与人的终极幸福有关，而且那终极幸福，还与我的小说有关。说的是一天的劳动之后，如果能够坐在家门口，沏一杯好茶，手里捧着《南方有嘉木》，作者特意点出，是王旭烽的《南方有嘉木》，那该是多么安宁的享受啊。

真不敢相信我的劳动竟然就这样成为人们幸福的要素之一，我把这幅山居图深深藏入心中，秘而不宣。没想到，这个何贤寿现在冒出来了，缘分哪！

读那篇文章，是十多年前的事情了，而今再读何贤寿的文字，发现他的确保留了我非常推崇的民歌风范，那就是朴素，准确，隽永，错落有致。朴素是很高贵的文气，要做到这点其实很难，无味之味，至味也。一不小心，无味之味就彻底无味了，一纸之隔，玄之又玄，千古文章，寸心得知，何贤寿是个对写文章有理性思考的人啊。

好了，再不说耳环的小说，就说不过去了。起初，我读她的小说时，她是不叫耳环的，现在叫耳环了，别开生面，耳目一新的笔名，而且一定是女性，哪个男的叫耳环啊。

我认真地拜读了她的《王小必的抗战》，写得真是好。透彻，扎到根里去了，一点也不浮躁，真是大山的女儿。虽然现

在读的人浮躁了，但耳环做到了你浮光掠影，我静影沉壁，我就是不跟着你的节奏走，我就是死死地咬着生活，一寸一寸地用文字织就遮风挡雨取暖防羞的衣裳。

耳环写小说，就像盖房子，一块砖一块砖地垒，牢得很，至于人家愿不愿意住，那是人家的事情，耳环好像是不管的，总有人喜欢住的。

一圈评点下来，我想起了南北朝时丘迟的锦绣文章：暮春三月，江南草长，杂花生树，群莺乱飞……

都美成这样了，我还说什么呢！

只有是为序了。

2012年5月3日

（作者系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、茅盾文学奖得主）

目 录

莺飞草长 杂花生树（代序）／王旭烽 1

王小必的抗战／ 1

明根的戒指／ 34

干了这杯酒／ 66

与工布相守的日子／ 93

到阳村去看油菜花／ 115

来年的来年／ 125

那一些花花草草的事／ 135

红花白芍／ 151

砌坎／ 166

落花镇／ 186

一味细辛／ 204

过年／ 217

嫁女／ 226

三嫂的手镯／ 247

筑棺／ 265

天堂里的红嫁衣／ 287

王小必的抗战

1

明明看到了一条河鳗，在浅水里一摇一摆，扑下河去捉，按住了，手掌下面软绵绵的，想用力抓起来，一个溜滑，手下空了。

王小必耷拉着脑袋，一件湿透的衣服挂在干瘦的身子上，不停地滴水，裤管高一只低一只卷着，同样滴着水珠。

绿幽幽的一河水，由西向东缓慢流淌着，下游那里浮着几只鸭子。王小必捡了块石头，对准鸭子远远掷过去。石头落在水面上，打了几个梭标，飞出老远。

阳光四处照着，明黄发亮，河面上沙滩上闪动金光。王小必的衣服潮湿一片，干脆脱下来，扔在沙滩上晒。一把瘦骨撑起一张皮，涂上了水分和阳光，黄黑的身上也有了几分柔和滋润。阳光下的身子酥痒起来，前后抓了两把，退后几步往沙滩上一倒，摊开手臂伸直双腿，让自己的身子也好好晒一晒。一时觉得阳光耀着一双眼睛，转了头，看到不远处河石上搁着一顶破烂的草帽，抓过来扣上脑袋。

从西面来的河，过山丘时转了个弯，积下一片沙滩，两边堤岸，青白麻石砌的堤坎，堤这边一条道路，东来西往，那边一个村镇，望过去，一间房屋挨着一间房屋，灰灰黑黑一大

片。灰黑之中缀了几棵绿树，只见得浓密苍茫。

王小必在阳光下似睡非睡躺了一会儿，觉得四周异常安静，感觉不到走路人传来的震动，也没听到人声，心里想以往不是这个样子。又想，没有人正好，逮住只鸭子一拧脖子，拔了毛找个地方烧烤。一骨碌起来把破衣服抓过来穿上，捡了根半干半湿的烂草绳扎在腰里，破草帽不要了，随手一扔。这时候王小必看到帽檐上有个亮斑，不一样的亮，亮得要吧草帽穿透了。什么东西这么亮？王小必四下再看，这一看，忽然间看见许多个光斑，一片晶晶的亮，落在沙滩上。一个个锃亮刺眼，闪闪跳动。

这些光亮是从哪里来的？

王小必朝前面看了看，阳光刺眼，手搭凉棚再张望，看到河对岸好像有人，一群人，等到人群走近了，看清是一长队穿黄衣服的人。是些什么人？好像从来没见过。看，人家手里端着家伙。什么家伙？好家伙，好像是枪！一杆杆黑溜溜的长杆子枪，杆子上有刀，还有个小镜子。

王小必还没来得及去想枪杆上为什么顶着个小镜子，却看到对岸的人也发现了河滩上的人，只见那些人端起了枪朝这边瞄来。王小必叫了一声，不好！来不及迟疑片刻，拔了腿就跑。子弹噓噓飞过来，击在河滩上，把沙石击打飞起来。一路过去，河里几只鸭子张开翅膀又跳又跑，扑棱棱一片乱飞。

王小必一双赤脚，像敲打的鼓槌一样，上下不停弹跳，一身破衣烂衫，成了飘在风中的败旗，草绳从腰间掉了下来，落回了河滩上。

要是被一颗子弹击中，可就完蛋了。王小必顾不上是死是活，跑，拼了命往前跑。跑到河沿，一个跃冲，扎进了河水里。

那些子弹追向河面，咕咕咕，全都钻进了水底。

王小必一口气游开，钻进深水，像只蛤蟆一样趴在水底不敢动，实在憋不住了才探出头来吐口气，随手掐了根芦秆又潜回水里。把芦秆咬在了嘴里，趴在水底的王小必想，村里早就传开了，说日本人要来。穿黄衣服会不会是日本人？

日本人，不是说日本人只知道杀人抢东西吗？日本人跑到四坞山来干什么？这里一片大山，山脚下几个村子，村子里没有多少人，人家的家里也没有几件东西。

王小必听到，远远有人叫声，狗叫声，噼里啪啦的声音，后来，慢慢安静了。

好半天，王小必确定周围没有异常的声音了，这才从水里探出头来。看一看，头顶是虹桥，桥的这头不见人影，那头也没人。连忙跃起来，像条落水狗，来不及抖抖身上的水珠，飞快上了岸。再壮了胆子前后看看，太阳还在，斜在西边了，群山还是老样子，苍茫安静。

跳上岸，走上青石板小路，提着一颗心朝村子方向跑。

回到村子，王小必惊疑了一回，只见村口老槐树下的一条条石凳，全都空着。看不到走动的人，连猪猫鸡狗也没看到。只有不远处大碓轮在转动，转了一圈又一圈，碓房的门敞开着，骂王小必作孽的棉花娘不见了，看到王小必直吐口水的哑女棉花不见了，管碓的王大富也不见了。走过去，走到沈老家家门前，连沈老爷家一见王小必就扑上来的大黄狗也不见了。更奇怪的是，家家户户的大门敞开着，不是敞开，是洞开，一个个黑幽幽的门洞，门框上的门板全都不见了。

怎么回事呢？

王小必折回村口，跳进棉花的家里，看到屋子里锅碗还在，墙角还扔着几双烂草鞋。想到王大富的臭脚板，不由上前踹了一脚。墙角还滚着几个红薯，抓了两个。又看到墙头挂着

一根红绸带，好像是王小必从沈小姐那里得来送给棉花的。被棉花丢？王小必伸手捡了回来。

村子里的人是不是全都跑进四坞山了？这样一想，王小必赶紧从棉花家出来，跑到槐树下面，停下来听听，四周死了一样，什么动静也没有，抬了脚再跑，拐过几个弄堂，从村子里跑出来，朝四坞山跑。

跑了一阵，只觉得前面没人，后面也没人，山上没人，路上没人，只有自己一个人疯跑，好像是一条没头没脑的野狗。渐渐慢下了脚步，看到山旁草丛间落了不少东西，一只只鞋子，有草鞋有布鞋，手帕，尿布，还有一顶瓜皮帽，捡起来看看，好像在沈老爷头上戴过，往自己头上一扣，大小正合适。

一道黑影掠过王小必的头顶，一看，是只长尾巴野翎，飞过去停在了松枝上，咕噜噜，乱叫几声。

突然间又一道黑影，朝着王小必直撞过来。王小必连忙跳开，看到一个人，认出来是村里的王大富。

王大富也看到了王小必，抬起手臂朝他摆了摆，脸上带着焦急，一面跑一面说，日本鬼子进村了！

王小必问他，村里的人都进山了吗？

大富说，都进山了，你也快跑吧。

王小必再问，你为什么往外面跑？

大富说，我妈和我妹妹不见了，我要找她们。

王大富的衣服飞起来，一会儿不见了人影。

日本鬼子来了，王小必在河滩遭遇的果真是日本鬼子！有人说日本鬼子活吞人，连骨头也不吐，比老虎还凶，比鬼还恶。王小必没见过老虎和鬼呢，倒撞上日本人了，真是活见鬼。一面想着，王小必朝山里又跑了一阵。一路过去，只觉得山没跑，树没跑，脚下的路也没跑，连路旁边的小草也没跑，只有王小必在跑。有了这样的感觉，王小必马上停了下来。王小必也不跑了。王小必恨恨地想，日本鬼子我见到了，不也是一个一个的人吗？不就是端了条枪吗？我又没招他们惹他们，

一来就开枪，开吧，我王小必还活着，我王小必倒想看一看，怎么把个大活人囫囵吞进肚子里。

在路边扯了一把茅草，在手里心揉成一团，朝地上狠狠地掷去，啐出一口唾沫。

看见路旁的草丛间落着一根腰带，捡起来，往腰里一勒，把几根瘦骨勒得嘎嘣响。往草丛间再找，找到一个带红缨的枪头，抓起来，木头做的，表面涂了层黑漆，丢出去一脚踢了，踢得飞出老远。看到一根木棍，拿了。

王小必的两道鼠眉拧成一团，一把撸高衣袖，手里拿着根木棍，一步一步朝前走，就好像走向阵地的孙猴子。

3

王小必一口气跑回村里老槐树下，确定周围没人，连忙抱住了树干，手脚并用，噌噌噌一口气上了树。树枝树叶浓密得像团云，把瘦猴的身子遮住了。

王小必的目光越过一排排房屋，看到人了，就在虹桥那边，有穿黄衣服的，也有穿着和王小必一样灰衣黑衫的。粗矮的黄衣人端着枪，逼视着一群穿着灰衣人。

怎么回事？村里人有胆子走去日本人的中间？仔细看一看，看清了，那些人的手被绳子绑了的，一个连着一个上了绑，绑成一串，身不由己在走。

日本人为什么把他们绑起来？要杀了他们吗？一个不留？王小必不敢想下去。

忽然看到一个人在跑，身后几个日本人在追。跑的人像逃命的兔子，追的人像撵兔的猎狗。几个冲突，兔子慌不择路，眼看着掉进了猎狗的包围圈。

王小必看清了，被追的不是别人，是王大富！大富跑回来找他的妈妈和妹妹，怎么就撞上日本人了？怎么做了只慌不择路的兔子？

兔子果真逃不了了，凶恶的猎狗前后左右，一下子把他围住。被困的大富还要挣扎，日本人扬起枪托，挥过去，砸在大富的头上背上。大富缩起身子抱着头，蹲在了地上。大富被几把刺刀逼着，推过去，推进灰黑色衣服中间。一截绳子拉过来，把他的手给绑住了。

树上的王小必只有咬牙抓树皮树叶的份，他好想跳下树去，把日本人一个个踹倒，把他们踩在地上，让他们像癞皮狗一样趴着求饶。把被绑了的兄弟乡亲们解开，让他们回到村子，耕地，放牛，守碓。

王小必明白，日本人有枪，有子弹。

有什么办法？

正想着，看到有个人在挣绳套，被他挣开了，挣开之后撒腿跑了起来，往前跑，一下子越过了日本人。等日本鬼子回过神来，那个人已经跑到了河岸边。

日本鬼子举起枪来，一支支枪管朝人背影瞄过去。

逃跑的人在岸边没有迟疑，弹一下身子跳进河里，河面腾起一片水花。顷刻间，一排子弹朝河面射去。河里人挥起手臂，奋力划水，飞快，再快！可是，王小必看到河里游动的人慢了下来，停下来了。身子在河面荡了个圈，沉了下去，一会儿浮上来，不动了。看到河面上泛起了红色，好大一块。再过一会儿，河里人的身子漂在了水面上。

王小必一把揪过树枝枝叶，捏在手掌里捏碎了，一双眼睛瞪得圆圆的，看过去，他看见了自己赤身躺在河面上，身体上全是弹洞，洞口不停地冒出血来，鲜红的血，流进河水里，满河血红。

抓住另一棵树的树枝，荡一下，王小必的身子像鸟一样飞翔，停在了这一棵树上，挨着沈家大院的后墙。后墙有一个檐

洞，缩着身子钻进去，太低矮了，只能趴着。王小必看来早已熟悉这个地方了，黑幽中手脚并用朝前爬去。

突然间啊地一声。

听出是女人的声音，闷闷的，受了惊吓，又不敢大声叫出来。

王小必朝声音那里问，谁？

过了一会儿，那边轻声传来，你是谁？

王小必听出来了，是沈家小姐玉盈的声音。

王小必跟人说，别怕，我是王小必。

王小必继续爬上前，透过檐口的光线，看见了沈小姐和他一样趴在楼板上。王小必一点点挨上前，沈小姐发觉了，说，你别过来！

一只手指着王小必，带着命令的口气，她的身子往后挪了挪。

王小必跟沈小姐说，鬼子来了，要杀人的，村子里的人全都逃了，逃进了深山，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？

沈小姐说，我有我的事情，我不能逃。

王小必奇怪了，问她，你为什么不能逃？

沈小姐没有回答他，只是问，你为什么也还在这里？

王小必便把在河滩上遇到日本兵，从子弹下面逃出来，想逃进山又不服气，折回村子里的事情说了。

沈小姐听了，说，日本人跑到我们这里来作恶，他们不会猖狂太久，小必，不怕，要想办法跟他们斗。

王小必没想到有人亲切地跟他说话，说话的人还是沈小姐玉盈，沈小姐还说怕日本人，王小必一听来劲了，便说，我不怕日本鬼子，我要杀了他们！

正轻声说话的时候，听到了脚步声，透过檐洞去看，一队日本兵走进了沈家大院。

鬼子一个个黄衣黑靴，肥厚的脸上好像打了墨底抹了蜡，阴沉里透出一层油光。几个人先冲进院子里察看一番，后面的

人扛着枪大摇大摆走来。枪杆上一把尖刀，刀上挂着鸡鸭。那鸡那鸭被尖刀捅穿了肚子，一只只伸长脖子垂下脑袋，有的还在滴血。还有人牵来了羊，牵羊人撸了袖子，昂头挺胸，兴致勃勃的样子，吱里哇啦说话。山羊不肯走，被牵羊人提了绳子猛的一把拉，跌撞一下走过来，咩了一声。

院子里堆起柴火，点了，一团火苗，慢慢燃起来，一会儿火光大作，满院子通红。羊宰了，鸡鸭拔了毛，架在烈火中烧烤。

王小必趴在沈家楼院的隔檐上面，听烈火飞蹿的哄哄声，柴火爆裂的噼啪声，日本人吱里哇啦说话声，吼喊声，笑声，瓷器破碎的啪啦声，铁壶铁罐砸的通通声……

王小必回想起往常的时候，四坞山哪家来了客人，家家户户都来招呼，男女老少，一个个笑容满脸，客客气气招呼了，还要请客人来自己的家里坐一坐。给客人泡茶，清香的山里茶，打鸡蛋鸭蛋，才从鸡笼里拿出来的，还热乎呢。哪怕见到挑伙筴换头发猪毛的，也都往自己家里招呼，好茶好水递上前。

日本人，大老远跑来的日本人，怎么是这么个模样？

5

王小必趴在暗屋里，闻着烤肉香，想起自己以前偷了鸡鸭烤，烤熟了，有人钻出来跟他抢，好多人，要打架，他们扬着拳头朝他扑过来，槌鼓一样，却没有一个拳头伤到他，他从他们的胯下钻过去了。想起那样的场景觉得好笑，张开嘴巴，忽然想到身边还有个人，楼下还有一群带枪的魔兽，不由把嘴巴闭合回去。

王小必的心思回到楼下，看到那些人吃了喝了在抹嘴，把大嘴巴抹得油亮，有几个敞了衣服叉着腿坐在地上聊天，有的在玩刺刀，漫不经心地擦刀，一点一点擦过去，刀锋一点点亮

起来，火苗跳在锋刃上。

转过头来，凑着透来的火光，看到沈小姐的双眼盯了外面，脸上沉静又凶狠的模样。沈玉盈，村里给毛孩子教书的女先生，她说别人能逃她不能逃，为什么？难道她想跟日本人斗？那她跟挂在枪尖上的鸡鸭有什么区别？

玉盈好像看出了王小必的心思，伸过来一只手来在他的背上按了一指头。这一按，王小必体会到沈家小姐的指头不一般，被她按了的地方好像又酸又麻，又好像酸不是酸，麻不是麻，说不出什么滋味，心想要是做沈小姐怀里的一只枕头就好了，让她按个遍。

突然间下面叫喊声，哟呀呀——不好，不是常人的声音，好像是哑女不成人声的叫喊。是哑女棉花吗？棉花怎么了？落在鬼子手里了吗？

伴着棉花的喊叫，有鬼子哈哈的器笑声，还有一个老妇人的哀求声。是棉花娘吧？母女同落魔爪了吗？

在火光的照耀下，看到日本鬼子推着两个人朝院子过来，果真是棉花和她娘。棉花瞪着惊恐的眼睛，她的辫子散开了，一头乱发，脚上的鞋子也不见了，光着的双脚纠结在一起，不肯往前走，被鬼子操了一把，一个趔趄进了院子。

棉花被推在院子当中，站住了，她的脚上开了一道口子，在流血，她的眼睛瞪得更大了，她的喉咙里发出哟哟的声音，很轻，慌乱颤抖。

一个鬼子斜着眼睛歪着嘴，走上前，朝棉花再推了一把，她推到火光前，一面从火堆里拿了一根带火的棍子，故意在她的面前舞动，短脖子上的肥脸随着火把转动，扭动。突然间把火把朝前一推，戳向棉花的前胸。棉花吓得缩起身子，跺着双脚，哟呀呀呀惊叫。

满院子笑声。通红的火光，照着日本野兽一张张狰狞扭曲的脸。

棉花娘拖着瘦小的身子爬过来，跪在地上，低下一颗花白